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二十六回 真義女全忠全孝

詩曰：忠孝兼全大丈夫，徵東救父縮兵符。雲師退避丹誠意，奏凱齊歌返帝都。

話說女將軍親身拜霧，正然俯伏紅氈，約略焚香了一寸，只聞右先鋒叫道：友鶴兄，你快些細看呀，有些意思了。左先鋒也叫道：啊唷妙呀，賢妹恭喜了，漸漸有船頭的旗影了。長華小姐一言不答，直待報了雲霧全消，才整衣而起。

孝女抬身說謝天，長華應得入朝鮮。果然拜叩消雲霧，皇甫門中可報冤。言訖倚樓朝外看，果然對面散雲烟。旗幡影影遮軍士，金鼓堂堂會戰船。軍士層層排得穩，這一派，凶光殺氣透天關。長華看罷娥眉展，按按金盔啟口言。二位賢兄呀，就此回廳報總戎，奴提本部去交鋒。今朝初次當留意，奪了沙門再報功。靖國將軍言已畢，登時相別二先鋒。兩家豪傑驚還喜，遣軍丁，飛報登州帥府中。孝女立時提本部，雙刀匹馬逞英雄。三聲大炮驚天響，扯動雲帆越海風。

話說女將軍一下城頭，這邊王招討已經得知了消息。不覺心中大悅，以手加額，謝天憐念之恩。然後飛提眾將，上敵樓掠陣，以備接應人馬。再說皇甫長華帶領的半千本部，一個個都佩神符，不怕槍刀的厲害。當下發號炮出城，扯風帆，落海船，打著一隊孝女兵的旗號，直向沙門島而來。

孝女旗標下了城，滔滔一直走沙門。樓船起處風帆急，軍帥當時馬足登。靖國將軍為首領，船頭獨立貌娉婷。彩雲戰馬纖腰坐，金雀鋼刀素手擎。非似楚宮虞烈女，猶如漢室美昭君。全身披掛旗門立，指點兒郎海面行。初歷風波毫不怕，乍經戰陣不慌驚。橫刀遙望威風壯，勒馬平看水勢深。帝後臨徵非小可，驚動了，東洋水府眾精靈。龍王傳集魚蝦將，作浪興波要出迎。會合水精和水怪，呼齊龍子與龍孫。蝦兵蟹將紛紛起，魚相蛟臣急急行。萬里千程如咫尺，齊齊朝見女中尊。但見那，東洋大海浪頭高，水勢翻空天地搖。鯨鬣掀時風凜烈，龍頭觀處目光豪。白珠亂濺躍金鯉，銀練斜飛走赤蛟。萬里波濤來蕩蕩，千層白浪望迢迢。海中一簇精靈出，只嚇的，孝女標中魂魄消。

啊唷，不好了！天妃娘娘救命呀！

一班軍士喊連聲，亂捲旌旗要退還。皇甫千金睜鳳眼，橫刀立馬細觀瞻。果然水府魚龍出，怪狀奇形看不完。踴躍圍船如頓首，三俯三仰似朝參。滔滔白浪衝空起，陣陣魚龍進海船。靖國將軍心暗駭，分明水族向奴參。

咳，這也是一樁奇事！

當初夢入庭堂門，曾見仙童呼貴人。今日跪求雲霧散，又遇著，魚龍點首共相迎。不知奴有何能德，以至諸凡這等迎。皇甫長華思到此，拖刀含笑吐鶯聲。

嗯！東洋的水族，爾等免禮歸源，不可攔我的進路。

低低一語散魚蝦，頃刻平波息浪花。百隻戰船方始進，一班軍士已無嘩。長華小姐微微笑，擺動雙刀把馬加。

嗯！孝女兵不得遲誤，快隨本將軍衝陣番軍便是。

一聲令下率兒郎，百隻戰船走得忙。高扯錦帆風浩浩，大操金鼓響。雄兵一到沙門島，皇甫千金叫快行。

啊唷眾兒郎，快快入番營了！

諸兵聞令快開船，靖國將軍馬更先。金雀刀抬雙影藐，彩雲馬走四蹄圓。鶯聲宛轉呼開路，玉體搖抬撒戰鞍。統率一班狼虎士，當頭踏入首層船。番兵番將齊喧喊，亂紛紛，報與軍師元帥前。

啊唷軍師元帥，了不得！有登州的一員女將踰進中軍來了！

神武真人著了忙，喊聲不待過端陽。飛刀未就元軍至，只好今朝戰一場。言訖推爐提寶劍，如飛上馬出營房。朝鮮元帥心中亂，急舉雙錘跨馬行。帶領隨身諸將士，飛舟一駕出中央。紛紛圍住元朝將，看見英雄一女郎。但見她，風盔扣頂赤纓飄，抹額雙分押鬢梢。萬葉龍鱗金鎖甲，十圍雲影彩羅袍。桃花臉上紅光現，柳葉眉頭殺氣高。窈窕纖腰騎寶馬，飛揚皓腕舞金刀。堂堂玉葉金枝體，赫赫王宮內院標。指點兒郎衝帳幄，分排船隻列槍刀。果然一位紅顏將，更比男兒分外驍。神武真人雙頓足，叫聲不妙皺眉梢。中華來了當今後，倒只怕，元室江山難動搖。神武真人無戰意，催駒勉強擋多姣。朝鮮元帥重重怒，舉動雙錘照頂搖。

啊唷踏營女將，報你的名來，好待本師生拿死砍！

長華小姐喝番人，要我通名仔細聽。父是亭山皇甫姓，當初曾被爾邦擒。赤雲都下我為將，孝女標中我立營。皇甫長華名姓重，俺本是，徵東靖國女將軍。擒吾嚴父冤仇大，今日裡，見個輪來見個贏。孝女言完催寶馬，喝聲番將也通名。軍師鄔帥俱言罷，頃刻間，金鼓喧天會戰徵！好厲害呀！朝鮮元帥展紅旗，部下兒郎合得齊。扯啟風帆船似湧，放開鐵鎧馬如飛。重重軍士重重將，疊疊刀槍疊疊旗。四面徵雲遮旭日，八方殺氣貫清虛。朝鮮兵主揚錘打，神武真人把劍提。片片金霞迷眼目，紛紛白雪落身中。長華小姐忙招架，力敵番兵數萬餘。

啊唷孝女兵的兒郎，快些著力！

一聲呼喚眾當先，亂按腰刀踏戰船。大殺番軍頭滾滾，齊揮利刃血涓涓。長華小姐為頭領，亂踏營門斬將官。玉手提刀開血路，纖腰蹬馬跳樓船。逢人便砍無人躲，遇將來迎只傷殘。衝踏諸軍如猛虎，只殺得，血流鎧甲染斑斑。朝鮮元帥心驚怕，神武真人膽戰寒。這一個，氣吼如雷紅滿面。那一個，腰酸似折汗流肩。重圍只顯英雄女，四野人聲實可憐。神武真人施法力，隱身符咒暗中宣。

話說神武真人殺到力怯之時，竟把隱身符塞在金袋之內，暗地裡走到長華馬前，意欲乘間下手。誰知女將軍關中回首，不見了神武真人，吃驚道：奇哉！這妖道哪裡去了？

長華小姐叫奇哉，鳳眼連觀暗暗猜。笑呼一聲知道了，忙把那，真言咒語念將來。一回已見生靴腳，二次再看露令牌。念到三番收了句，登時現出道人來。只見那，神武真人滿面羞，飛聲一躍過船來。重提寶劍來交戰，大喝元朝一女流。有甚旁門和左道，你竟敢，破吾法術破吾謀。長華一見微微笑，手舉雙刀過了頭。啊唷妖道呀，當年我父遇妖人，想為其謀故被擒。我有九天玄女法，藏身避隱枉勞心。此番暗計難擒我，老軍師，何不重新再隱身。神武軍師心大怒，飛刀亂祭罵元兵。

嗯！元朝將士躲著些，我的飛刀來也！

一聲吆喝起飛刀，百口齊飛上九霄。映日增輝光閃閃，迎風散影起飄飄。忽高忽下方才轉，斜舞斜飛勢欲拋。百口飛刀來得猛，孝女兵，喊聲大振欲偷逃。

啊唷不好了，女將軍快些躲避！

皇甫千金一皺眉，喝聲誰敢擅逃歸。隨身現有神符在，哪怕飛刀往下揮。一眾軍丁齊應令，合同依舊堵重圍。軍師忽念催刀咒，空中鋼鋒竟不垂。神武真人心大駭，朝鮮元帥喝如雷。

啊唷軍師呀！你既然法術無靈，何苦停兵數日？

若然早早就攻城，焉得遭逢孝女兵。百口飛刀難取事，看軍師，如何拒敵在沙門。真人氣得將昏絕，只見飛刀落海中。孝女兵丁猶未損，鋼鋒百口已無形。軍師馬上驚呆了，仗劍催駒喝一聲。

啊唷小賤人！你竟敢破吾的道法，看本軍師來取你。

真人雙劍一齊揚，大喝裙衩你快亡。冷氣侵衣風凜凜，寒光照日亮堂堂。長華小姐娥眉皺，躍馬搖刀更逞強。刀劈左肩番帥中，血流虎口道家傷。千軍喊吶重圍散，萬馬奔騰四足忙。鄔帥帶傷難抵敵，令旗一展叫兒郎。

啊唷眾兒郎，不須交戰，退過沙門島便了。

數萬兒郎應聲高，吵吵發喊就飛逃。戰船亂走難分隊，將士嗷呼不舉刀。風捲征帆開蕩蕩，浪隨戰馬走迢迢。悲切切，人聲海湧依稀哭，慘淒淒，血水涓流彷彿潮。靖國將軍心大悅，嬌音叱咤綻櫻桃。

嗯！登州軍士，速請大元帥派一支人馬，占住沙門島要緊，俺去追趕番軍了！

長華下令速相追，孝女兵丁喊似雷。鐵鎖放開船似箭，雲帆扯送結成幃。刀槍密密千層列，金鼓堂堂幾陣催。翠鬢將軍傳號令，紅顏豪傑抖神威。鶯聲宛轉呼軍士，不殺番人不許歸。一隊戰船追下去，城頭元帥大開眉。

啊唷妙呀！女將軍奪得沙門島，朝鮮易破矣。

元帥登時把令傳，就差左部守神山。恐防孝女身遭困，復又安排接應員。右部先鋒承將令，就提本帳眾英賢。吹台豪傑同隨後，一萬兒郎共上前。城外下船來接應，安排一戰破朝鮮。元戎立刻回廳坐，等候回報捷音傳。不表招討徵東事，且談靖國女嫺娟。

卻說靖國女將軍提兵追趕，離沙門島三十餘里，又會著了右先鋒的人馬。把鄔元帥的大隊困在核心，又殺了個十停去九。因天色已晚，戰飯未備，只得收兵而返。趕到登州已是初更時分。王招討令進帥廳，一一慰勞慶賀。女將軍獻上十一顆番官首級及鄔元帥的金印，備述一切交戰之事。右先鋒追殺七千餘朝鮮人馬，亦都報功已畢。帥府廳大排筵宴，慶賀軍功。

徵東元帥喜非常，起坐慙慙遞一觴。今日破軍功不小，即時捷報奏君王。明朝就起全營將，兵不留行伐外邦。仗賴諸君同竭力，必然一戰跨東洋。合廳將士齊聲喏，元帥神威定遠方。當下慶功筵席散，三聲畫鼓退前堂。元戎入見生身母，靖國將軍也共商。尹氏夫人悲又喜，低呼愛女與賢郎。今日敗走鄔元帥，未知他，還是交鋒還是降？父在番邦無信息，何時骨肉訴離腸。曾聞招得投降卒，拷問應該見細詳。或死或生知細底，也叫放下這心腸。夫人言訖腮含淚，止不住，袖掩芙蓉玉面旁。元帥陪母垂下淚，長華悲歎叫親娘。咳，母親呀，父在朝鮮過幾春，兒們心內豈安寧。降兵問過難明白，他只說，拿到之時就解行。國主勸降終不允，如今囚禁在監門。再將生死查根底，番卒俱言盡不聞。故此交鋒惟竭力，但求早到外邦城。今朝奪了沙門島，兵不留行就起身。海外風波常受險，母親只好住高城。殷公家眷今在此，甚可同居帥內廳。待等兒們同父轉，那時骨肉又相親。元戎姊弟言方畢，尹氏夫人點首應。

呀，你們就要起身了麼？

兒為元帥理應當，女是裙釵未可行。不若登州城內住，也堪早晚伴為娘。況兼軍帳英雄廣，何在嬌兒一女郎？皇甫千金忙跪下，淚流玉面叫萱堂。咳，母親呀，本當在此伴母親，不敢貪戀負聖恩。渴欲一逢嚴父面，就思直抵外邦城。長華若不朝鮮去，辜負了，御賜旗標孝女兵。小姐言完稱有罪，夫人扶住叫抬身。嬌兒既要隨徵去，海外風波要小心。保得班師歸帝闕，好將冤枉一朝明。元戎兄弟言稱是，當下安眠到次晨。半夜工夫容易過，早聞雞唱五更臨。

話說五更時候，左先鋒熊友鶴右先鋒韋勇達，早已齊備戰船幾千號，以候元戎的大隊。這日王招討全身披掛好，辭了尹氏夫人。然後會集隨營將官，分派前進。殷躍先擺酒餞行，相送元戎起馬。自此尹氏夫人就與殷家內眷同居，老僕呂忠亦在登州住下。只等王招討班師，一同定奪。

當時元帥出城中，眾將跟隨下戰船。守職殷公忙跪送，手牽錦轡叩頭言。元戎此去神威大，惟願班師再到關。四海生靈真大幸，八方豪傑共投前。元戎一至登州穩，殷躍先，結草銜環報答難。招討王君微欠體，玉鞭一拂正容言。

啊殷將軍！不勞遠送，本帥如能奏凱，到登州再伸奉謝。

惟願將軍秉赤心，忠君愛士惜黎民。若然本帥班師轉，定奏君王加重恩。守將叩頭言領訓，元戎一馬出城行。旌旗招展邀紅日，劍戟光輝映白雲。萬馬整齊蹄滾滾，千軍肅靜甲層層。元戎一出登州地，左右先鋒又跪迎。招討下船登寶帳，三敲畫鼓會群英。但見那，千號樓船水面搖，齊登跳板入中寮。元戎端坐蓮花帳，金甲紅袍品格高。大眾將軍齊打躬，王招討，一聲令下叫群豪。

啊諸位將軍聽令，今於海內長行，須要小心仔細。如有賊兵衝擊，俱聽連珠炮響，會合勿遲。

一班豪傑應聲齊，打拱得令就回身。靖國將國離帥主，亦歸歸地不須提。徵南招討中軍坐，吩咐船頭豎畫旗。外面侍從忙接應，一聲吆喝震雲梯。

嗯！外面聽著，招討爺吩咐開船！

舟戶兵丁不敢挨，黃金鑼打戰船開。千稿點水滔滔起，萬檣搖開蕩蕩來。日映刀光如電轉，風飄帆影似雲裁。軍丁踴躍齊齊守，劍戟森嚴疊疊排。十萬雄師從北出，三千勇士下東來。赤雲都內威名重，整備了，跨海東征一戰排。

卻說王招討跨海東征，行一百二十里拋錨收纜。前面已望見朝鮮的敗殘船隻，因恐軍兵勞乏，且待次日交鋒。再說神武軍師與鄔元帥，棄沙門島敗走。可憐他曉夜而奔，只怕元兵追趕。行到次日晚間，方始停船歇力。次早又見赤雲都大隊而來。

敗走兒郎慘慘呼，齊言來了赤雲都。不如就此投降罷，免得人人性命無。鄔帥驚慌神武懼，不能禁止眾征夫。遙觀元將停船支，方敢遲遲作緩圖。神武軍師權守帳，鄔元帥，傷痕疼痛只悲呼。啊唷皇天啊，當年掛印率貔貅，兵出朝鮮我不愁。每日出兵奪眾島，終朝發炮打登州。暗擒皇甫功臣將。刺死僧人戰漸休。何意平生難遂願，頓叫敵國廣鋪謀。赤雲都至風光變，孝女兵來事業休。三十萬兵留數萬，好叫我，無顏立世逞戈矛。

啊唷長華惡婦，你怎麼如此的英雄？

獨端軍圍勇莫當，肉身全不避刀槍。奪吾金印還猶可，劈我肩頭痛更傷。似此微微兵數萬，多應是，明朝一戰又皆亡。啊唷我好恨呀，怎能倒海發洪潮，淹死元兵氣始消。如此軍容難濟事，殘生不若赴陰曹。朝鮮元帥心悲切，捶胸頓足淚珠拋。神武真人長歎氣，忽然一計上眉梢。啊唷兵主呀，且休悲慟動傷痕，待我親身探一巡。可下手時吾下手，且看我，隱身神法鬧元營。赤雲都內施魔法，孝女兵中逞逞能。混亂敵營無隊伍，那其間，元戎盡可出奇兵。若將多寡為憑證，自然是，我見輸來他自贏。未識元戎何主意。若言可去我當行。朝鮮元帥遵稱妙，囑咐軍師要小心。今日諸兵惟望你，真人一去眾皆傾。軍師當下辭元帥，冠扣神符隱了身。行過自家船數隻，就從水遁到元營。心不定，意擔驚，只恐遭逢孝女兵。先在小軍船上立，東張西望好驚人。但見那，一片樓船住海中，連幫不亂有軍容。飄飄坐纛居中立，隱隱明燈四下紅。旗影密遮軍士守，刀光斜射鬥牛宮。徵人踴躍心強壯，戰馬嘶鳴夜氣雄。凜凜軍威能跨海，騰騰殺氣可衝空。赤雲都內威儀正，神武真人亂了胸。暗暗擔驚忙款步，竟來元帥大船中。只見那，坐令兒郎立兩行，腰刀斜掛白如霜。手擎利箭人人勇，背跨單弓個個強。神武真人無意看，輕輕緩步出船倉。四員健將分班列，燈燭高燒一片光。再進中艙抬首看，軍師心內也慌張。但見那，虎帳英風外高，左邊斧鉞右邊刀。明珠寶炬明如晝，一部兵書備六韜。中位案前排刺印，上方劍下束絨繅。蓮花帳內金交椅，端坐風流美丰標。兩朵桃花紅頰豔，雙彎柳葉翠眉高。身居繡幔天然態，面映紅燈分外嬌。半瀾連環金鎖甲，斜披一領大紅袍。英風耿耿驚群目，壯氣堂堂貫九霄。默默無聲觀戰策，沉沉有意保皇朝。分明一位擎天柱，真叫人，魂也消來魄也消。神武真人心大駭，暗中頓足皺眉梢。此是必定徵東帥，我看他，頂現紅光福分高。元主用人如此好，自然是，吾邦瓦解與冰消。此君福大難行刺，罷罷，且向偏營走一遭。神武軍師方欲退，守兵飛入報根苗。

啟帥爺得知，坐纛旗無風自動，恐有敵將偷營，奸人窺探，特稟元戎座下，早作施行。

紅袍大將一攢眉，低喝藍旗且退回。軍士應聲方出外，王招討，丁香一動發春雷。

中軍官何在？有啊！

一聲答應進艙門，撲地袍跪在塵。元帥座中傳下令，今宵準備賊偷營。起身之日曾傳諭，如有人來照樣行。奸細偷窺無足懼，中堅就此閉轅門。元戎令下中軍出，只聽高呼叫一聲。

嗯！守門軍聽者，元帥爺有令，就此掩門。

外邊答應閉中堅，神武真人變了顏。暗叫一聲吾死也，慌忙飛步就當先。挨身出得中軍帳，又見頭艙也要關。一步走遲門已掩，軍師急得亂盤旋。啊唷不好了！今朝好似人籠禽，要脫身時難脫身。貧道若然遭絕地，可憐鄔帥是孤軍。真人著急生機變，一口氣，吹滅頭艙幾盞燈。健將四員心大駭，胡床之上亂抬身。

啊唷唷是何緣故？為什麼四支燭一齊滅了？

外邊將士亂哄哄，驚動徵東大總戎。按一按上方寶劍，問聲誰敢亂軍規。四員健將齊齊跪，啟稟喧嘩事一宗。

元帥爺在上，只因外艙中四盞明燈無風自滅，故此有驚座位。望帥爺格外開恩。

元帥喝令止喧嘩，再點明燈細細查。如有番營奸細在，立時審察與追拿。外邊健將齊聲應，大啟門頭喚眾人。

嗯！軍士們，快乘燭來。

守軍取火不遲延，神武真人已出來。及至秉燈查內外，並無奸細費疑猜。軍師逃上天羅網，喜喜驚驚把首抬。只見又臨船一號，梆聲齊擊守軍排。頭艙隱隱明燈現，內座沉沉繡幔開。孝女大旗門外立，就知船裡是裙衩。軍師悄悄地忙移步，轉背挨身進內來。但見那，中倉燈燭四邊明，寶案之前坐美人。翠風頭盔低粉面，金花抹額襯烏雲。紅袍繡甲香肩俏，俊眼長眉玉貌新。端坐虎皮交椅上，戎妝不亞漢昭君。座前沒有人隨侍，隱隱紅光罩滿身。神武軍師心內亂，又憐又懼又擔驚。啊唷妙呀，好個風流俏姑娘，夜船寂寞坐中艙。凝眉無語沉吟處，豈不殊思風月腸。貧道背師逃下界，終日裡，清清冷冷坐禪床。今朝既到佳人側，我何妨，做個偷香竅玉郎。

咳！事到其間，不能中止。

修得多年道行休，今朝必要伴姦羞。先成風友鸞交事，再結神仙伉儷儔。皇甫長華如入寢，吾當立刻用良謀。佳人倘欲傷吾命，我將他，拿轉家船萬事休。總在牡丹花下死，黃泉做鬼也風流。啊唷樂哉，且待佳人睡思濃，待吾入帳伴芳容。今宵莫做探營事，竟上巫山第一峰。神武軍師心暗喜，案旁偷看美姦容。只見女將端然坐，剪燭翻書不覺慵。半晌呼人關了帳，胡床盤坐舉茶鍾。啊唷好茶呀！低低自語坐胡床，長歎爹爹陷外邦。此際孩兒居戰帳，不知我父在何方。南牢受苦言多實，東海停傳事未詳。言完不覺容悽慘，紅粉腮邊淚數行。盤坐移時垂羅帳，紅袍斜掩臥牙床。初時鳳眼窺燈影，次後香魂入夢中。寂寂無聲人已睡，軍師又喜又慌緊。

啊唷妙呀！此時不去，更待何時？

佳人熟睡碧紗間，貧道何妨就上前。好似劉郎迷紫府，猶如神女會巫山。繡衾做對雙棲鳳，鴛枕橫成並蒂蓮。這一與她為配偶，夫妻同去遁深山。不爭世上紅塵福，恩愛綢繆過幾年。神武真人心喜悅，輕輕移步到床前。未曾揭起青紗帳，忽然間，兩位神人向上攔。但見那，金光一閃現真形，卻是雙雙護衛神。這一個，黃帶垂腰容貌壯。那一個，藍袍掛體貌猙獰。這一個，大刀起處當頭砍。那一個，長劍提時照面揮。兩位神靈齊阻住，軍師嚇得汗淋淋。叫聲啊唷慌忙躲，手拔青鋒向上迎。護衛二神齊震怒，搖刀仗劍抖精神。喝聲妖道休無禮，你怎敢，有犯昭陽帝後身！神武軍師逃不脫，他道：碧紗帳外賭輸贏。刀來劍往叮噹響，劍去刀迎冒火星，船內忽然兵器動，驚醒了，洪福齊天女將軍。

話說長華小姐一忽醒來，耳內只聞兵器之聲叮噹不住，說聲何故？

慌忙揭帳看端詳，只見船艙燭尚紅，並無人影與人蹤。刀環響處森森冷，劍氣侵時慘慘風。四面戰船齊會合，喊聲大震叫拿妖。

話說王招討傳齊諸將，把孝女兵的船隻圍在居中。然後眾將軍一齊當先斷殺。皇甫長華見眾兵已到，遂放下心來。這位神武軍師不得展手，前進不能，後退不得。只殺得眼花頭暈，血透重袍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幸有鄔元帥救應的人馬來了。

朝鮮元帥發樓船，數萬兒郎威振天。金鼓大敲來接應，鄔必凱，單手雙錘戰甚難。偏遇徵東招討出，兩船相對各開言。通名已畢齊交手，王招討，灑戟如龍更勝先。一合未戰鄔帥敗，忙中只得祭飛磚。

嗯！王少甫，看我的寶貝到了！

徵東元帥把頭抬，只見飛磚祭起來。初上碧霄風亂捲，後臨黃蓋勢將開。元戎急取仙家寶，念動真言擲上來。但見那，一柄流星起在空中，盤旋幾轉滾寒風。飛錘如有神人舉，東擊西敲彩光明。兩塊飛磚俱打碎，紛紛玉屑灑空中。這一邊，朝鮮元帥生驚色；那一邊，招討王君長笑容。必凱叫聲吾命絕，徵駒亂發走西東。

啊唷軍師呀，你在何方船上？本帥不能相救你了。

神武真人氣力虧，千軍萬馬四面圍。法力不敵難全命，倒不如，擠此殘生火遁歸。神武軍師心自決，手提寶劍又施威。東衝西撞雄如虎，大喊狂呼響若雷。鬧裡一路從火遁，都是那，燈球亮子送他歸。軍師已到家船上，亂叫鄔公快快回。啊唷鄔公呀！快放樓船就此逃，料來不得奪元朝。出兵幾載遭奇敗，與你辛勤空白勞。鄔帥一觀驚又喜，如飛傳令轉旗標。戰船百隻齊搖動，一眾敗兵速速逃。

話說鄔元帥率眾逃回，這裡不見了神武軍師，十分驚異，女將軍就把所見之事，一一啟知元帥，王招討忍不住叫了一聲：恭喜！

英雄女將發嬌嗔，咬碎銀牙恨恨聲。回到舟中呼近侍，胡床下，輕輕拉出二裙衩。長華小姐重重怒，一變花容罵女兵。賤人呀賤人！夜內停船該守船，如何好睡與防疏。妖人入內全無曉，險些兒，我被朝鮮野道傷。兩個女兵齊叩首，俱稱不曉這端詳。因聞交戰方才躲，並非是，知覺妖人反自藏。皇甫千金消了怒，喝聲今後小心防。住談孝女船中事，慢表元戎海內情。按一按，邊外英才王少甫；提一提，京中司馬鄔明堂。自從薦舉徵東後，日日懸心總不忘。愁只愁，妖法迷人難取勝；盼只盼，羽書報捷不言亡。總因一點良緣分，朝夕牽連皇甫郎。孫氏院君家內住，守生專候生兒郎。賽金滿月臨盆早，生個娃娃是女郎。孫氏安心忙打點，家私一切托東床。春明二月離湖廣，水路滔滔上帝邦。康氏賽金雖滿月，錢財到手不思娘。安人五月到京邸，喜得身子卻甚康。鄔尚書，極盡孝思遵繼母；梁小姐，善全婦道奉高堂。安人不想咸寧縣，同享榮華在帝鄉。刑部孟公能辦事，朝廷歡悅又升將。拜為丞相龍圖閣，一品當朝貴莫當。亦遣家丁迎主眷，孟夫人，合門收拾上皇邦。雲南萬里迢遙路，時夜登程且慢詳。國丈劉侯居閣下，也不過，朝朝勉強佐君王。自從少甫徵東去，義子門生暗共商。俱說徵東王元帥，必然是，亭山膝下一兒郎。姓名筆字俱相像，還有堪疑事一樁。他若果非皇甫姓，為什麼，求恩宣撫長華降？數言點破劉侯意，國丈心中著了慌。異想朝鮮多異術，亭山或者不回鄉？故而主意遲遲定，且看如何再作商。不料羽書連報捷，說道是，朝鮮不滅也投降。劉侯著急難區處，只得要，私發親人通敵邦。

卻說劉國丈因聞連報捷音，心內更加著急。竟修了一封手札，差一個走洋的賽寶兒，致書於朝鮮鄔元帥。內雲：如到危急之際，竟將皇甫敬、衛煥綁出城門斬首。王少甫、韋勇達等欲救父親之命，就是不降，亦必自退矣。寫畢手札，又將白銀一百兩，並付走洋的細作。這賽寶兒好不歡喜，就把一半銀子買了貨物，這一半分些與家中，剩下的帶著盤纏，辭了國丈，出京師上路。

前事提明講近緣，且談海上戰徵言。軍師夜探難成事，仍與鄔公住海邊。主帥復追三十里，多因風雨不揚帆。朝鮮人馬心稍定，望影而逃實可憐。一見元兵收了纜，趨行幾里也停船。大元招討中軍坐，海內停舟用晚餐。點點明燈隨浪動，紛紛劍戟透人寒。元戎因恐番兵遠，就遣那，右部先鋒探事端。勇達依行披掛畢，隨身壯卒帶幾員。駕舟一直游東海，要往朝鮮探一番。盤坐船頭旗影下，衝破逐浪掛輕帆。先鋒探事權休表，細作傳書且暫言。樂得黃金作本錢，乘風獨駕小洋船。受人之托終人事，須把私書暗裡傳。

在下走洋人賽寶兒是也。奉劉侯密諭，投遞親書來此，已是東洋了，好一片大水！那對面的什麼坐船，待俺看它一看。

細作催船向上迎，明燈之下看虛真。飛舟一隻行來穩，短甲兵丁立幾人。五色繡旗頭上罩，船中端坐美將軍。鳳盔扣頂飄紅綵，麟甲披肩結瑣文。白面紅腮又豔，長眉俊眼秀還清。行藏慷慨原男子，品格風流似婦人。手橫寶劍船頭坐，左腳盤回有腳登。一見小船行得快，抬頭啟口問高聲。

嗯！前面的是何人船隻？快快報來！

將軍喝令報端詳，賽寶聞聲著了忙。掉轉身子雙膝跪，稟一聲，小人販貨走東洋。只因今夜風頭順，故未停船趕路行。自幼乳名呼賽寶，家居原是大元人。先鋒一見眉頭皺，跳起身來問細詳。

嗯！賽寶兒據實招來！

自從兩國動刀兵，來往經商久不行。爾既飄洋行得慣，如何不曉這根由？必然暗有圖謀意，本將軍，劍下無情快快招。言訖青鋒手內執，賽寶兒，船頭直跪只求饒。啊唷將軍呀！小人未曉近來情，做此飄洋販貨人。委實並無他件事，望爺爺，青鋒劍下且開恩。先鋒見說微微笑，一縱彪軀跳近身。

啊唷，巧舌的奴才，隨吾去罷！

將軍當下抖威風，扯轉其人踏住胸。宛轉姣聲呼野販，飛揚玉手舉鋼鋒。雙眉倒豎容顏變，大喝招來就裡因。賽寶聞聽魂魄散，淚垂滿面告英雄。啊唷將軍呀！我奉劉侯密諭來，有書投遞要安排。只因不見鄔元帥，故駕洋船傍暮開。伏乞將軍饒了我，可憐狗命要哀哉。先鋒見說劉侯使，吩咐親隨快過來。

嗯！兒郎們過來，與我把賽寶兒搜一個乾淨。

兩名勇士過船來，剝去衣衫細細搜。驗過上時重驗下，先鋒低首不凝眉。軍兵搜出劉侯札，勇達忙呼綁過舟。頃刻之間擒賽寶，遞書人，啼啼哭哭淚珠流。

啊唷劉侯呀，俺不能成事了！

將軍見說微微笑，喝令回舟快似風。探過番軍情事畢，頓時扯動頃風旗。先鋒徑進中軍帳，守汛兒郎稟是非。

嗯！先鋒少待，且候傳稟中軍，再請帥爺的軍令。

藍旗飛入報中軍，取次相傳到主兵。招討一聲軍令下，先鋒立刻進營門。忙打恭，急躬身，緩緩從頭稟一巡。元帥大驚連叫好，今宵不枉遣將軍。元戎當下開書信，紅燭之前看得明。只見上書劉捷拜，特呈鄔帥大將軍。我朝兵主王華帥，卻是更名改姓人。皇甫亭山身被獲，朝廷正法治降臣。少華伊子為逃犯，就是徵東招討人。聞聽上邦連次敗，特傳一計與將軍。伊家合我冤仇大，欲借君威息此嗔。如若中軍難抵敵，竟將那，亭山衛煥綁臨城。王華勇達如關切，不肯投降也退兵。伏乞元戎依此計，全忠全義又全名。將軍若不行事，蓋世英名怎立身？難釋君憂忠未盡，不消友恨義何成？若然敗於王元帥，連及英雄也喪名。專此一書呈虎坐，望爾出令早施行。看完書札重觀看，花押圖書姓氏真。招討一觀容失色，龍泉拍案發雷霆。

啊唷，好一個千奸萬惡的劉侯！他意欲致我家於死地！

爾竟狂為害我家，猶疑非汝縱容他。誰知行此奸謀計，暗發私書罪更加。若無先鋒拿賽寶，我嚴親，必然被害喪黃沙。

啊唷，快哉！快哉！而今憑據俱存，哪怕冤情不白。

元戎當下怒還欣，舉手相酬前部人。不是先鋒捉細作，定叫異域殺家君。今朝且上功勞簿，本帥班師跪謝恩。元帥言完連拱手，先鋒欠體盡慇懃。春風滿面心思想，難得元戎這等雲。他年若肯借佳配，何必班師跪謝恩。當下元戎傳賽寶，兩邊帶進下書人。中堅兵主呼寬綁，座上開言叫一聲。

嗯！賽寶兒，你就是投書的細作麼？

本帥寬恩一概饒，我給你，好衣好食度昏朝。班師奏凱回都下，你須當，質證劉侯這事苗。如有言差和語錯，忠奸兩字不能標。你如感念寬饒德，到後來，須要公言在法曹。元帥座中言到此，賽寶兒，連連叩首淚滔滔。

啊唷天呀，我賽寶兒有了狗命了。謝元帥爺不斬之恩。

小人愚蠢本無知，故與劉侯把書持。若曉此書投不得，為什麼，千山萬水受奔馳？後來若要明冤枉，少不得，直語公言質證之。元帥大恩饒狗命，小人情願執絲鞭。徵東招討傳留用，賽寶兒，放意安心度日時。

話說王招討藏下私書，留賽寶兒隨船聽用。整備次日再追趕番兵。

可歎劉侯枉用心，奸謀毒計不能成。未曾斷送仇家命，反使仇家得了憑。王帥十分心喜悅，准於一日即開兵。且談外國鄔元帥，無計交鋒悶更增。肩又傷來兵又敗，幾番欲死又偷生。這宵夜晚停船歇，懊悶之中瞌睡生。相托軍師勤守看，自家和甲暫安寧。誰知怨氣沖天怒，睡夢中，一點真靈出了神。

話說鄔元帥的真靈就是東海中的一條赤蛟。當時怨氣衝空之際，就在夢寐中現了本來面目，興風作浪起來。

赤蛟形現起波瀾，直剪元朝跨海舡。招討王君方獨坐，忽然船戶喊連聲。休解纜，莫揚帆，西北雲生浪必翻。言未訖時風已響，水聲如沸拍舟來。外邊軍士齊喧嚷，高叫太爺見可憐。早有軍丁飛入報，倒身一跪說根緣。

啊唷元帥呀，禍從天降，風浪翻起來了！

中軍元帥皺雙眉，大喝藍旗速退歸。風浪卷來何足懼，說什麼，禍從天降要傾危。縱然船隻沉東海，這也是，聽命由天挽不回。再有一人言不吉，立時斬首立軍規。元戎座上容忿怒，軍士低頭懼嚴威。垂手起身忙出外，心驚膽戰守軍幃。霎時海水滔滔響，眼見樓船就要危。

好厲害呀！

白浪翻天數丈高，流聲不斷響滔滔。瓊珠亂濺旗濕，鐵騎齊奔士卒逃。元帥樓船顛倒轉，將軍帳幅動還搖。諸營兵士心神亂，合部英雄魂魄消。左右先鋒和孝女，更兼餘外眾英豪。都來保護王元帥，大帳之前曲曲腰。

大元帥爺爺，末將叩問金安。

招討王君笑兩聲，言稱驚動眾將軍。今朝個個離營帳，殊屬尤為不小心。當此風波惶惑際，豈不怕，敵人乘亂出奇兵。失機事大翻船小，就此回舟去守營。大眾英雄齊應諾，又聞飛報一樁情。

啊唷帥爺呀！了不得了！

波浪如前分外高，忽然出現一條蛟。張牙舞爪來相撲，小軍們，緊守嚴命不敢逃。如若帥爺心不信，親臨船口去觀瞧。徵東招討呼牽馬，就向船頭看一遭。言訖抬身離了座，扯一扯，披肩罩身大紅袍。合班戰將齊隨後，寶蓋堂堂蕩蕩招。元帥出艙抬首看，將軍隨馬舉目瞧。果然一片汪洋水，隱隱波中現赤蛟。浪大風狂觀不細，先鋒熊浩喊聲高。

啊唷大元帥，忘了前事麼？

仙師臨別贈奇珍，元帥如何不顯能？此刻當拋平水鏡，必然浪息見蛟形。元戎見說心方悟，急取仙師所賜珍。暗誦真言催法寶，平水鏡，青光一閃就飛騰。但見那，寶鏡流光上半天，疾如閃電轉如盤。一升一落連三次，浪息風平不似先。數丈驚濤歸海眼，一條大蟒撲樓船。身長丈二週圍赤，腹見金鱗上下斑。四爪如鉤牙更利，兩眼似電亮還圓。平空一跳滄波亂，俯水三旋船隻搖。斜撲橫衝全不退，張牙舞爪只當先。圓睜怪眼窺王帥，如見仇人一樣般。招討忙中收了鏡，赤蛟撲向吐流涎。元戎大駭忙回馬，只見那，一位將軍跳上前。

話說王招討正欲回騎，只見左先鋒把素袍一掖，跳到一隻飛舟之內。高叫道：元帥爺樓船速退，末將有斬蛟劍在此，就與它比一個高低，一試赤蛟的本事。

元戎諸將喜還懼，只得鳴鑼暫退舟。兵主關心防有失，慌忙馬上叫遲留。

啊唷，左先鋒小心仔細，且自遲延。

白袍熊浩不言，跳入飛舟棄了鞍。一挺銀盔生殺氣，雙分素甲極嚴威。戰靴斜踏船頭板，手內青鋒照頂砍，海內神蛟身亂竄，低頭一躲又高竄。先鋒將劍來亂砍，赤蛟伸腰上下攔。一將一蛟齊戰鬥，王招討，忙叫左右助威嚴。只聽得，金鑼畫鼓一齊敲，點點堂堂兩韻高。海水流時蛟鬥力，舟船泛處去迎蛟。這一個，亂張巨口噴紅舌；那一個，斜轉彪身動素袍。這一個，四爪盤旋抓箭袖；那一個，孤鋒飛舞斬蛇腰。這一個，圓睜二目神光注；那一個，倒豎雙眉殺氣高。這一個，丹鳳朝陽來得猛；那一個，烏龍入洞逞雄驍。這一個，押回長尾挺身繞；那一個，抬起鋼鋒照頂搖。赤蛟有心拼死敵，先鋒不肯善開交。元戎著實催戰鼓，只敲得，鄔帥真靈只想逃。

話說王招討大催金鼓，與左先鋒助威。正在熱鬧之中，忽見那條蛟往水內一沉，頭尾俱沒。小孟嘗忙欲回舟，已被那蛟用四爪一抓，把戰船翻將轉來。

赤蛟縱體把船翻，左部先鋒入海間。招討王君看不好，飛催戰馬跳樓船。容失色，意如煎，高叫恩兄你命捐。右部先鋒皇甫女，一齊跌足叫蒼天。正思擠力同心救，小孟嘗，手扛船板向上攀。一縱虎身人已起，腳登船底復當先。叫聲元帥休驚訝，熊友鶴，不斬妖蛇總不還。言訖抖開身上水，戰靴飛步舉龍泉。

啊唷，妖蛇看劍！

一聲怒叫舞青鋒，響亮之時已冒紅。赤蛟這邊頭一落，鄔元帥，身體彷徨帳幄中。軍師正在前艙坐，聽見聲音變了容。

啊唷，為什麼中艙亂響，待我看來。

軍師著急進中艙，只見鄔公滾下床。手腳不停隨地卷，正容失色淚汪汪。真人一見魂飛散，抱住身軀問細詳。

啊唷元帥呀！你怎麼樣了！

鄔帥聞言心自明，咽喉暗斷不能雲。呆睜二目雙垂淚，兩足登登喪了身。神武真人心大駭，放聲哀哭抱亡靈。喚齊將士同相驗，惟見那，頸項之中一道痕。沒有傷來無見血，也不知，鄔公到底怎損生？軍師至此心追悔，仰面呼天淚滿襟。

啊唷皇天呀！事已至此，我怎生區處？

背師逃走到偏邦，實指望，烈烈轟轟做一場。誰道紅塵無好處，今朝大事已全亡。鄔公一死無人助，令我孤身怎主張？幾號戰船難抵敵，數千士卒必投降。無顏再去投師父，不敢重回見國王。進退兩難愁殺我，倒不如，青鋒一劍赴幽鄉。軍師後悔從前錯，免不得，收殮亡魂哭幾場。慢慢相商這性命，整備要，追拿不及自回鄉。住談已死鄔元帥，且表英雄小孟嘗。

話說左先鋒斬神蛟，立梟首級。這邊王元帥與眾位將軍，莫不擊鞍稱快。遂派了一隻飛舟接過了熊友鶴，大擺酒宴，為虎翼將軍慶功。

合座英雄志已舒，人人共說不能如。元戎親遞三杯酒，年少英才壯氣高。取過蛟頭收異寶，喉中果有一明珠。大如雞子圓如月，照徹華筵品自殊。元帥便交前部手，

先鋒呀！